

А. Пушк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лирик

普希金抒情诗全集



浙江文艺出版社

А. С ПУШКИН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ЛИРИК

普希金抒情诗全集

高莽编译



494365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李醒东

封面设计：张沐华

郭晓军

普希金抒情诗全集

戈宝权等译

高莽主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1.5 插页 2 字数 826000 印数 0001—10000

1994年3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613-6/I.572 定价：〔精〕：29.00元

〔平〕：26.00元

编者前言

普希金的抒情诗和它在中国的译介

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是19世纪世界文化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他的创作不仅在他的祖国享有崇高的荣誉，而且通过译介在其他国家的读者中也赢得了广泛的声望与尊敬。

本世纪初，普希金的名字首次出现在我国出版物上，当时译作“普世经”。从那时起，在长达90多年的时间里，他的诗，他的小说，他的戏剧，一篇接着一篇译成汉文并发表出来。普希金的作品在我国能够得到读者的喜爱，说明他的创作具有强烈的迷人的艺术感染力，同时与我国译家们的努力分不开。有关普希金的生平介绍，评论他的创作，分析他的诗歌的单篇文章与专题著述，数量甚大，不下几百部，有的出自我国作者之手，有的译自外文。他的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铜骑士》和《叶甫盖尼·奥涅金》等，他的小说《别尔金小说集》、《杜勃罗夫斯基》、《上尉的女儿》和《黑桃皇后》等，都有数种不同的译本，唯有

他的短诗，迄今没有全部译出，这不能不视为一件憾事。

普希金的短诗（包括阿那克里翁、斯坦司、十四行诗、颂诗、哀歌、浪漫司、讽刺诗）以及普希金根据别国文字改写或意译的诗作，共 800 余首（其中有一部分是未定稿和残章断句）。到 1991 年底，译成汉文的仅占半数多一些，其余部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没人翻译。

几年前，念驹兄建议翻译出版一部普希金抒情诗全集。在严肃文学受到冷落的时期，他的胆识与责任心不能不令人赞扬敬佩。他的主张得到我国译家们的赞扬与支持。

普希金的抒情诗创作大体可以按他的生活阶段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 1813 年至 1820 年。这是他创作的头 7 年，包括他在皇村学校读书时代和毕业以后在彼得堡外交部任闲职期间。

第二个时期，从 1820 年至 1827 年。这 7 年是他生活动荡的年代，包括他从彼得堡被流放到南方，然后又禁居于祖籍庄园米哈伊洛夫斯克村。

第三个时期，从 1827 年至 1837 年。这是他生平最后的 10 年。这个时期他的生活相对稳定但诗创作逐渐减少，更多地倾心血于散文与戏剧写作。

为了便于我国新一代读者理解普希金短诗创作的历史背景，笔者按上述 3 个时期简略地介绍一下他的生平。

一 普希金的生平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1837)的生活时代，正是封建农奴制的俄国处于不得不进行彻底改革的时期。沙皇的黑暗统治，宠臣的专断暴虐，拿破仑的入侵和俄军的胜利，上流社会的荒淫无耻，农奴长期所受的残酷剥削与压榨，种种触目惊心的矛盾现象，使部分先进贵族知识分子首先觉醒起来，并开展了有组织的斗争。

普希金也是贵族家庭的一员。他的父亲、他的伯父都不是先进贵族的代表，没有改革不合理现实的意识，他们是赋闲的贵族人物。他们家中有丰富的藏书，他们都爱好文学，甚至还从事诗歌创作。他们和许多当时著名的作家，如卡拉姆津(1766—1826)、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茹科夫斯基(1783—1852)、维亚泽姆斯基(1792—1878)等人交往甚密。这一切都使少年普希金很早就接触了文学，然而他的先进思想的产生不是家庭和长辈的影响，而是社会生活的教育。当然，血缘遗产在他身上也有所显现。

普希金身上有黑人遗传因子，他的母亲是阿比西尼亚人的后代，普希金外貌多少重现非洲人的特征并非偶然，也许混合的人种为他增加了不同寻常的才干。

普希金的父母几乎从未过问过他的成长，我们在他的作品，找不到感念父母之情的诗篇。他自幼由法籍家庭教师教养，据说，他儿时的法语比俄语讲得更流利，8岁即能用法文写诗。当时讲法语是俄国贵族身份的标志。我们

没有读到过普希金儿时的法文诗，但他成年时用法文写的诗都收入本书中了。

1811年，普希金12岁时，被送进皇村学校就读。皇村学校是沙皇政府为了将特权阶级子弟造就为国家栋梁之材而创办的一座新型学校。该校主要教授人文科学，学员全部住宿。校址距彼得堡不远，那里风景绮丽，属于皇家离宫苑地，故有“皇村”之称。

普希金在校期间，并不很用功，但聪明异常，观察力强，喜欢挖苦与嘲弄同学和师长。在校期间，他得罪了不少人，更交结了几位终生好友，如后来成为十二月党人的伊万·普欣（1798—1859），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安东·杰利维格男爵（1798—1831），还有狂热的维利亚姆·丘赫尔别凯（1797—1846）等。我们从这本诗集中的很多篇章中可以看到普希金为他们勾画的文学肖像。

普希金早期（1813—1820）诗作颇受上流社会流传的风雅颂诗的影响。普希金本人过的也近似浪荡公子哥儿的生活，风花雪月，饮酒作乐，打情骂俏，玩世不恭。这些表现他毫不隐讳地写入自己的诗中。他15岁时用法文诗为自己勾画的肖像，可谓维妙维肖：

我是个年轻的浪子，

还在学校读书；

一点不蠢，我不客气地说，

也不用扭扭捏捏的态度。

我爱世界，也爱它的喧闹，
我憎恶孤独，
我恨争吵，也恨辩论不休，
对学习也有点儿厌恶。
我非常喜欢看戏、跳舞，
按照我的想法，
我要说我还爱好很多事物……
如果不在皇村学校里读书。
恶作剧方面是真正的魔鬼，
扮怪相并不比猴子差劲，
冒失的举动很多，太多了——
确确实实，这就是普希金。

普希金去皇村学校读书期间，俄罗斯经受了一场巨大的考验——1812年反拿破仑侵略的卫国战争。这场战争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保家卫国，激发了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爱国主义思想在普希金的诗中有了突出的表现。1814年他创作的《皇村回忆》，就洋溢着爱国深情。翌年初，他在考试会上朗诵这首诗时，博得在场的老诗人杰尔查文（1743—1816）极高的评价，他被感动得老泪横流。

普希金在皇村学习时，还认识了驻扎在皇村的近卫骑兵团的几位军官，其中有的人参加过卫国战争，有的人到过国外，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他们思想比较激进，对腐朽而专制的沙皇政府、对农奴制度恨之入骨。青年军官学

者恰阿达耶夫（1794—1856），对普希金的思想影响尤深。后来，恰阿达耶夫成了著名的哲学家、政论家，他们的友谊持续了一生。

1817年6月，18岁的普希金在皇村学校毕业了，被授予十等文官的官衔，派到彼得堡沙皇政府的外交部任职。其实这是个闲差。

彼得堡是首都，是显贵达官麋集的地方，同时也是进步力量聚会之所。普希金即在上流和半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子里周旋，吃喝玩乐，谈情说爱；也和同情平民百姓疾苦的文艺界人士来往，参加进步团体的活动，探讨人生道路。在和进步文学家接触的过程中，他写下了不朽的《农村》一诗，提出了农村必须改革、农奴必须解放的要求。普希金的创作像敏感的回声一般迅速地反应着社会对专制制度不满与反抗的情绪。同时，在民主呼声的感召下，他又写下讽刺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他的奴仆们的诗，并完成了《自由颂》这首光辉的力作。他在致恰阿达耶夫的诗中，以掷地有声的诗句写道：

同志，相信吧：迷人的幸福的星辰

就要上升，射出光芒，

俄罗斯要从睡梦中苏醒，

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将会写上我们姓名的字样！

普希金呼唤自由、反对暴政的声音传到沙皇的耳中，乌

云在普希金的头上聚拢。最后，彼得堡总督下令警察局长搜查他的住宅，查缴他的反叛诗歌。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决定把普希金流放西伯利亚，或者囚禁在白海孤岛上的索洛维茨克修道院里。普希金父亲的朋友，著名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和著名诗人茹科夫斯基得知这一信息后，依靠他们的社会声望与影响，四处奔走，为普希金求请，终于改为将他放逐边远的南方。

普希金第一阶段的生活与创作结束了，开始了第二个阶段（1820—1827）。

1820年5月初，普希金离开彼得堡南下。这次放逐使诗人有机会进一步认识社会，广泛接触人民群众，思想趋向成熟。

普希金被派到南俄移民总督英佐夫将军手下服役。去的路上，他结识了尼古拉·拉耶夫斯基将军（1771—1829）一家；为他沉闷的旅途增添了色彩。普希金后来称拉耶夫斯基为“1812年的英雄，伟大的人物”。普希金正是从他的口中听到了有关叶卡捷琳娜女皇的种种事情，关于俄国历次战争的经历和1812年战争的细节。在和拉耶夫斯基一家人共处中，他不止一次地在将军的女儿们面前动了心，产生了爱情，难怪这时他写出了不少充满纯真情感的抒情诗。

普希金到了俄国南陲，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访问了高加索北部，矿泉区，克里木半岛，古尔祖夫等地。各地都引起他一些联想，激发他创作的热情。我们从本书中可以

读到不少有关南方的美丽诗篇并感受到像大海波涛一般汹涌的遐想。他在南方时完成了几部重要的长诗，如《高加索的俘虏》、《巴赫奇萨拉伊的水泉》、《强盗兄弟》，还为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开了头。

普希金在放逐年代还到过基什尼奥夫、基辅和敖德萨。他在南方接近了更为激进的知识分子。当时，欧洲发生了大革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等国人民也纷纷点起革命烈火。在这种形势下，普希金的反抗精神像烈火一般燃烧得更旺了，写出了大力支持外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诗篇，如《给黑心乔治的女儿》、《短剑》等。

在南方时期，普希金一度被调到总督米哈伊尔·沃龙佐夫将军（1782—1856）手下任职。在昏庸之辈当权的时代，沃龙佐夫曾以学识渊博的总督称著。这位总督本想借助保护名震俄国的诗人为名来提高自己的身价，殊不知普希金并非见势弯腰之辈。两人关系不和，总督终以普希金“行为不端”的罪名将他撤职，并把他送回祖籍领地普斯科夫省米哈伊洛夫斯克村监禁起来。

普希金当时对这位总督的夫人却感情甚笃，为她写了数首感人的情诗。如果对照一下普希金写给总督夫人的情诗和写给总督的讽刺诗，那么，我们会感受到诗人对善与恶、美与丑的强烈的爱与憎。

从1824年8月到1825年11月，普希金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度过了近两年的幽禁生活。日夜与他相伴的只有他的老奶奶阿琳娜·罗季奥诺夫娜。老奶奶是位真正民间的纯朴艺人。普希金从她那里听说了大量的俄罗斯民间故事

和歌谣。他赞美她讲的故事“美丽迷人”，甚至说“每个故事都是一篇叙事诗”。普希金认为老奶娘是他最亲的亲人。普希金不仅把她写进诗中，还把她写成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普希金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还有一个伴，那就是邻村三山村的女庄园主普拉斯科菲亚·亚历山德罗夫娜·奥西波娃（1781—1859）。奥西波娃是位很有教养的聪颖善良的女性。她两次孀居，身边有几个孩子，大多是与普希金年龄相近的女儿和侄女。普希金与奥西波娃是忘年之交，而他与女孩子们则情深意重，甚至产生过真挚的爱情。《焚烧的情书》、《追求荣誉》、《保护我吧，我的护身法宝……》，以至广为流传的、后来谱成歌曲的《致克恩》，都是这个时期的动人的抒情诗。

普希金这时还写过一首《给伊·伊·普欣》。普希金把这位皇村学校时期的同学称为“我的第一个朋友，我最珍贵的友人”。1825年1月中旬的一个早晨，普欣专程来庄园探望禁居的普希金。他们谈了一整天，又谈到深夜。他们回忆少年时代同窗共学的日子，也谈及了当前的国内形势。普欣出于爱护这位民族的天才，不愿意让他卷入残酷的政治斗争漩涡中去，因而没有向诗人说明自己是秘密革命组织的骨干，但敏感的普希金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他毫无忌恨地表示：“我并不勉强你说出来。也许你是对的，你不信任我。的确，我有许多轻举妄动的地方，不值得你信任。”两位挚友没有想到，那天是他们最后一次会晤。那年11月，沙皇亚历山大一命归西。皇室为王位的继承问题出现了混

乱。这时，佩斯杰利、雷列耶夫等一批先进的贵族军人，包括普欣在内，利用有利时机发动了军事政变，目的在于限制甚至推翻沙皇政权。这次政变发生在12月14日，在历史上被称为“十二月党人起义”。起义失败了。普欣和其他重要成员一起遭到逮捕。他被判处20年苦役，充军西伯利亚。普希金在任何时候从不否认自己与普欣及十二月党人朋友之间的友谊。他们被判刑以后，普希金更加怀念他们。如果在抒情诗《给伊·伊·普欣》中谈到了过去，那么在《在西伯利亚矿山的深处》中则预言了未来：

沉重的枷锁是会被打断，

监牢会崩塌——在监狱入口，

自由会欢快地和你们握手，

弟兄们将交给你们刀剑。

普希金以深沉的敬意，歌颂了他的同学、同辈，同时又是革命的先驱者。沙皇尼古拉继承王位以后，处理国事的手段比其兄亚历山大一世狡猾得多。他深知普希金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便妄图拉拢诗人。新沙皇登极后亲自召见普希金，并满足了普希金愿望：准其自由的请求。漂泊的生涯和禁居的日子结束了，开始了他第三个时期（1827—1837）的生活与创作。

普希金离开了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在莫斯科定居了。他

听从茹科夫斯基的规劝，在这之前已尽量不做会触犯皇上给自己招来麻烦的事。他不仅没有做，甚至还写了几首美化沙皇的诗。如《斯坦司》，诗中表示殷切期待沙皇的“光荣和仁慈”；又如《给朋友们》，表白自己“写诗对沙皇由衷地颂赞”。这事引起一些朋友的反感，普希金为自己做过解释。当波兰爆发了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沙皇俄国出兵镇压时，密茨凯维支大声谴责沙皇的侵略行动，而普希金这时却写了诗咒骂密茨凯维支，说他是“恶毒诗人”，说他的诗“为讨好狂暴的无知者浇洒上饱满的毒汁”。显然，普希金也有失误的时候。新沙皇表面对他“关怀”，显示“皇恩浩荡”，收到了一时的效果。普希金是诗人，不是革命家。从普希金整个一生的活动来看。他没有投靠沙皇而始终站在人民一边，正义感使他不能就范于专制体制。正当普希金在沙皇的庇护下享受“自由”时，宪兵的第三科和审查机关则背地里对他的创作和活动严加监视。他完成的剧本《鲍里斯·戈都诺夫》被当局禁止发表；他过去写的抒情诗《安德列·谢尼耶》现在又被怀疑是为十二月党人制造舆论，对他进行传讯。他的长诗《加百列颂》被指控为嘲笑基督，罪名更大。总之诗人渴求的自由实际上并没有得到。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普希金的创作与性格都发生了变化。创作上，他更多地注意戏剧、散文的写作。性格上，他不再醉心于社交，盼望有个美满的小家庭过安宁的日子。他追求过几位名门闺秀，也向几位女性求过婚，都被拒绝了：有的因为情不投意不合；有的因为他是被官方暗地监视的人。

1828年普希金认识了莫斯科的绝世佳人纳塔利娅·冈察罗娃。他向她求婚，对方家长没有表示同意，伤心之余，普希金于当天夜里便启程去了南方。在南方，他投入了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回到莫斯科后，几经周折，终于跟纳塔利娅·冈察罗娃订了婚。1831年初举行了婚礼。婚礼上，新郎新娘交换戒指时，普希金的戒指不慎掉在地上，他手中的蜡烛也熄灭了，迷信的普希金意识到：“这一切都不是好兆头”。

普希金当时32岁，纳塔利娅19岁。婚后，他对妻子十分钟爱，写诗赞她为“圣母”。但家庭生活并不理想，也不美满。一则普希金与岳母不睦，二则冈察罗娃的姿色惹人嫉羨，连沙皇见到她之后，也特许她经常出入宫廷舞会，为此还授予普希金宫廷近侍的头衔。这个官衔，无论按普希金的身份还是年龄，都极不适宜，诗人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污辱。

1834年法国波旁王朝的党羽乔治·丹特士男爵的出现，更给普希金的夫妻生活投来一道阴影。这个恶少对纳塔利娅百般献殷勤，步步紧追，加上统治集团利用这一机会，推波助澜，终于酿成了一场毁灭天才的决斗。

普希金不幸逝世时年仅38岁。他给俄罗斯人民、给世界人民留下了一座非人工建造的纪念碑，这是一笔极丰厚的精神财富，这部《普希金抒情诗全集》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二 我国早期有关

普希金抒情诗的评论

普希金创作不朽的《纪念碑》时，预料到自己的作品会为各国人民所接受，但他未必想到他一度渴望访问的中国，需要经过几十年时间，才有人翻译和出版他的作品。他更没有预料到中国人民一旦了解他之后，会多次举行集会，隆重纪念他，而且还为他树立纪念碑——那是在中国土地上为外国诗人树立的第一座纪念碑。

1937年，全世界都在纪念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逝世100周年。在东方的国际文化中心，在人口众多的上海，在一个幽静的十字路口，出现了一座朴素的纪念碑：石座上托着一尊青铜的普希金半身像，面向北方——他祖国所在的方向。上海沦陷，这座纪念碑被入侵的日寇野蛮地摧毁。他们妄想从上海的土地上，从上海人民的心目中，抹掉普希金。但丧心病狂的敌人的阴谋总是不会得逞的。上海人民一直怀念着普希金。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人民于1947年便在原来的地方又重建了这座纪念碑。可是谁又能想到，新中国成立17年后，一场灾难性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阴风会席卷全国？乌云滚滚，天昏地暗，红卫兵在横扫牛鬼蛇神时也把普希金给横扫了。纪念碑再次遭到破坏。1987年，普希金逝世150周年时，上海人民又一次重建了普希金纪念碑。现在这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又昂首于上海街头，和上海人民一起经受风雨吹打与享受阳光抚爱。

如今，中国人民对这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感到格外亲切。

有关普希金的作品在我国翻译出版的情况，戈宝权先生做过长期的多方面的研究与考证，专门写过文章，如《普希金在中国》，《谈普希金的〈俄国情史〉》等。其他专家学者也就这个主题发表过著述。

根据戈宝权先生的考证，我国第一次提到普希金的名字，是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那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俄国政俗通考》一书中写道：“俄国亦有著名之诗家，有名普世经者，尤为名震一时。”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普希金的著名小说《上尉的女儿》由戢翼翬根据日本高须治助的译本转译为汉文，书名《俄国情史》，全称为《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又名《花心蝶梦录》。戈宝权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翻译的一本俄国文学作品，而这本作品又是普希金的名著；因此可以说，我国最早翻译俄国文学作品，首先是从普希金的作品开始的，这虽然是一个巧合，但却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①

戈宝权主要谈及了普希金一些大作品流传中国的始末。笔者想补充一些有关普希金的抒情诗在我国翻译、评介、研究和出版的情况。

鲁迅先生是一位最早对普希金的诗作了客观介绍和中肯评价的人。1907年，26岁的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

^① 见戈宝权著《普希金和中国》一文，漓江出版社1983年《普希金创作评论集》一书。